



莊子第九卷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
江蓀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
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
而無所逃墮黯黯蟬黯黯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於是乎有債音頽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
公子爲大鈞巨緇音五十牾音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
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漰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音才諷說之
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
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
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音儒以金
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

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塗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鷄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

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鷙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雍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谿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益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

以賊殂者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
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
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
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
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
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
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
均天均者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
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誼豈立
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
罪乎曰旣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
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
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
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惡
乎其不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雷惡

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
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
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
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
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
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
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
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
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
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入郢越長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
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
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
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
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
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衽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音暗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離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

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乙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
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
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
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
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河作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
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
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
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
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无異於磔殛客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
不念本眷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
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
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曰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
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
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
眷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
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虛僞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
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徃見跖邪孔子仰

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途汝意若前乎孔子
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
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无行則
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
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
之大者幾在无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
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
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
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
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
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
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
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
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
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䟽戚无
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
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

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爲无赴而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安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怠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
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
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无足
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
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
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
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
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
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

筦籥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第九卷終

莊子第十卷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劔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
 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

曰夫為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望
 之義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
 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晉
 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
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
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劔
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
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劔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
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願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
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
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
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
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
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

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
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
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忝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頌適偷按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
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
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
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
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間
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
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
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
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綵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
車而問曰由得爲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再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甚
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及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及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

所患夫譽人特爲倉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宿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與汝遊者又其汝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

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
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宋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
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其冥乎无
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世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
在豪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
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
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
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
國其有瘳乎曰始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
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
使民雜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
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佞
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
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
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死
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佞
於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太命者隨

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
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
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
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
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
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
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
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
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胥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

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錯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異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无肢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
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
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也
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暗合驪以
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
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
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不
 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
 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髀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
拍充五管胡斷與物死轉會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无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
 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
 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
 道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矣其風窳戩然惡可
 而言常及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魎管斷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扑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

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厯歷物之意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无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比越之

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
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踈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大黃馬驪牛
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
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
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

影競起也悲夫

莊子第十卷終

